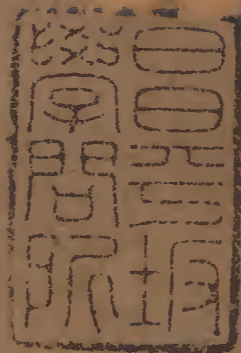


嘉靖板四書 孟一二



庫文閣內	
三六函	四九冊
二架	一冊
類	號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0
冊數	10 ( 7 )
函號	276 35



孟子

淺草文庫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一註云字子輿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

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

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

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

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

齊用孫子田忌夫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未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

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

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

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

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

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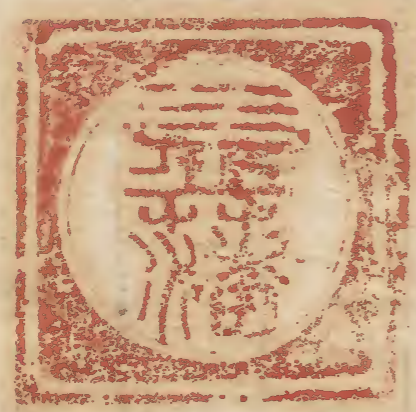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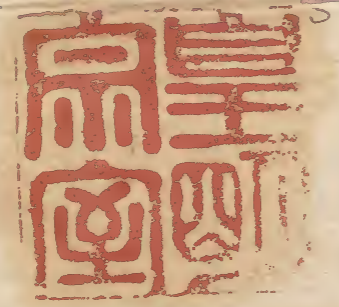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  
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大明嘉靖甲子歲孟春吉日  
益藩阜平府敬所樂善堂重刊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此。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聲饜於反豔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殺上也。厭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接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 麋音憂 鶴詩

作鷩 戶角反於音鳥

此列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獨文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白貌。

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

哉。言音昌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

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

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

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也。罟，網也。洿，窞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并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果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以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能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不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與天命之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挺徒項反

也。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更反。斂是

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

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馬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

對曰。定于

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定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齧音核舍上聲齧音解鯨音速與平聲

胡齧齊臣也。豐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却也。齧鯨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齧鯨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齧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孟子集言卷一  
十五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句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  
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折枝。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  
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遠。自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各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見。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

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

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司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益力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  
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下字音洛。孰樂。

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箏之音與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  
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  
同樂也

感子六反頰音過夫  
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  
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感其頰極窮也羽旄  
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  
而郵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箏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衛，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囿。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南句踐事吳。

獯音

熏鬻音育 甸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  
凌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  
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  
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知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  
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  
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政。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  
扶惡平声

疾視。目而視也。小勇。血  
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昔詩作旅徂言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

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

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

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行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

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

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益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弗息賄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古賄

反縣

今謂安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賄賂。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請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

君所行也。

一、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

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平與  
嗇孥音奴鰥姑頑反  
哿工可反熒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  
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  
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  
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  
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哿奇也熒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戰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或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犬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相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右而言他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之勲舊臣

世臣素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也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救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

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

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

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鎡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鎡。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此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

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

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然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五稽反。

倪，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

閔鬪毒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声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缺之凶年則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名滕國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滕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

邠與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疆

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邀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犬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

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故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  
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  
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反焉於  
度反

為去声沮慈  
呂反尼女之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  
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  
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  
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  
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二

全書集言卷一  
三二七

司馬遷  
史記

文正公

